



# 悟因的學思

戒、定、慧是佛法的三學，悟因在她的著作及講演中，不厭其煩地說明它們之間的密切關係——「禪定」建立在「戒律」的基礎上，而「智慧」則是成功修定的圓滿成果。從此看來，戒律的確是佛教的立足點。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 借我一生看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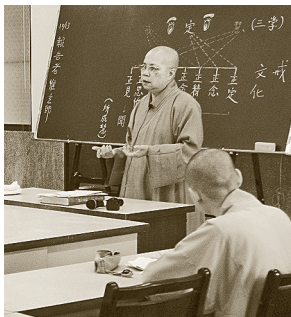
香光尼眾佛學院於1980年成立以來，悟因持續為學生授課，她曾開設的課程有「四十二章經」、「金剛經」、「楞嚴經」、「大智度論」、「維摩詰經」、「修行道地經」，和「那先比丘經」等。其中以「楞嚴經」、「大智度論」講授的時間最長。1996年，佛學院對外擴大招生時，課程的名稱由某一經論，更名為「院長開示」。從讀經的選擇上看，悟因對大乘小乘經典同樣重視，這個不分宗派的態度，我們在研讀班的課本中可以有所發現。

《維摩經》是悟因常講的一部大乘經典，第七品的主題是〈觀眾生品〉，在文殊師利菩薩問維摩詰：「菩薩云何觀於眾生？」悟因以她自己的讀書及修行，跟學生分享她對這一問題的反思：

最近，我在閱讀一本傳記文學，叫《借我一生》，余秋雨寫的。「借我一生」，就像一幕幕的動畫，很令人感動。作者從一生可以計算得到的事例，回顧在這一輩子中，所經過的地方、住過的村落房舍；在成長路上，經過的學校，接受老師的教導，然後，也在那裡呈現多少哀傷和歡笑，這些難忘的親友、老師、同事、友朋，都變成他成長路上的背景，叫「借我一生」。……

生命流，一年復一年，一輩復一輩，生而又死，死而復生的流轉，我們穿梭在六道人天，不斷地奔跑、追逐，我們什麼時候清醒過？我們在追逐什麼？……

〈觀眾生品〉講觀眾生，不如先學著觀自己。去觀察，去看到生命的圖像，是一個「眾」相，不是另有一個條件，或只是一個人活在世間，而是活在因緣和合的群體中，並且常常要靠別人幫忙提供因緣。這樣觀察之後，先學習不要再唯我獨尊地排斥他人，或堅執己見、造惡，要學習接受，接受的背後，是學習有容乃大。



## 從「安忍」做起

自從香光尼僧團成立以來，僧眾曾修學過四念處、內觀、密宗白度母等法門，不過，悟因最常教導學生的仍然是禪和念佛，這是因為她自己接受的修持方法是禪與淨。當僧團在閉關時採用其他的法門時，指導教師則是從外面請來的。

不管是坐禪還是念佛，悟因不斷強調的是「安忍」，也就是安住及忍耐。1998年七月十七日嘉義大地震，悟因藉此說明人們無法預料及掌控外界的變化，不但外界是這樣，

團體的共住、共學、共修生活也是如此！所以在團體的修學生活中，也要看到這些問題。我們應當明白，在這樣的理則下，你無法管理『地震』，……這叫「不可控制的」、「不可預料的」，我們要學習接受它，不要心生排斥，不要起厭煩。一顆安忍的心是來自於對世間真相——無常、變化的透徹了解。

因此，任何時刻都要學習接受無常所呈現的現象，然後從外在世界回到自身，學習先安頓自己，之後再談如何改善。如此，至少讓自己在面對外在環境時，不致引生過度的負面反應，憤世嫉俗或一味地抗拒。安頓自己，學習觀自己的心念，這是一種修行，是出家人的本分。

悟因對大小乘經典同樣重視。並常利用各種場合，講述不管遇到任何外境，練習隨時回到觀察自己身心，安頓自心的重要。





## 悟因對戒律的重視與研究

戒、定、慧是佛法的三學，悟因在她的著作及講演中，不厭其煩地說明它們之間的密切關係——「禪定」建立在「戒律」的基礎上，而「智慧」則是成功修定的圓滿成果。從此看來，戒律的確是佛教的立足點。

就讀佛學院時期，悟因親近的法師——白聖和天乙，都很注重戒律。悟因開始領導香光尼僧團後，除了佛學院所開設戒律相關的課程外，她經常被邀請到不同的戒壇擔任阿闍黎的重要職位。如：1993年，受聘任台南妙法禪寺三壇大戒會講戒阿闍黎尼，和高雄光德寺三壇大戒會尊證阿闍黎尼。2000年，苗栗法雲禪寺、基隆靈泉寺、日月禪寺分別傳三壇大戒時，受聘任說戒阿闍黎尼。2001年，台南妙法禪寺傳三壇大戒，受聘任尊證阿闍黎尼，講授《比丘尼戒經》；宜蘭福嚴禪寺傳三壇大戒，受聘任得戒和尚尼暨說戒經阿闍黎尼。2002年，高雄日月禪寺傳三壇大戒，受聘任說戒阿闍黎尼暨羯磨和尚尼。2004年，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暨佛哲書舍舉辦「2004年香港出家毗尼營」，受邀任戒律教授師，於香港弘法精舍講授《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同年九月緬甸仰光觀音山達本禪寺傳三壇大戒，受聘任尊證和尚尼暨說戒阿闍黎尼。

此外，2006年五月，受西藏宗教暨文化局邀請到印度達蘭沙拉參加「西藏律藏大師／學者會議」，以「戒法傳授研究委員」的身分觀察藏系比丘尼傳承的討論。早在這以前，1996年二月，悟因受「西方尼僧戒律生活營」之邀，在印度菩提伽耶佛陀開悟的聖地，為依藏傳佛教的法師出家的西方比丘尼講授比丘尼戒。1998年，達賴喇嘛訪台，跟台灣尼僧長老會談，討論建立藏傳佛教比丘尼傳承的問題，悟因以香光尼僧團及台灣比丘尼的現

2007年，基隆靈泉禪寺  
二度傳授三壇大戒。悟  
因任講戒阿闍黎尼。



2004年，悟因受邀至香  
港「出家毗尼營」任戒  
律教授師。



1996年，悟因受邀至印  
度「西方尼僧戒律生活  
營」講授比丘尼戒。





悟因（圖中）耐心傾聽西方尼僧在受持戒律上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更在許多國際交流的會議中，傳遞台灣比丘尼僧團的經驗。

圖為2007年，悟因參加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第一屆佛教國際大會。



## 持戒是生活也是修行

西方的比丘尼常常以女權的立場，對佛教傳統提出質問。悟因告訴他們：

如果我們不明白戒律，往往就會以為戒律的規定對女眾特別不公平，常聽到有人提出質疑：「為什麼男眾可以這樣做，而女眾就不可以？這太不公平了！」但如果深入去思索，就會明白，其實戒律所規定的內容，只是說明女眾自身的限制，並不是要特別歧視、貶抑女性，因為戒律的制定，與性別、修行有關。

我們必須了解，對女眾而言，持守戒律時，最要緊的事是「保護自己」，而不是一直質疑「為什麼女眾不可以這樣」、「女眾為什麼一定要那樣」。但也不是盲目地執持不放，應知因地制宜，應知掌握佛陀制戒的精神。持戒持律應從修行解脫為目標，佛陀說男女都可同證解脫的，我們持戒時，一定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尋求一個中道、合理的作法。

戒律其實與生活、文化密切相關，有它的理論與實踐層面。在實踐層面，有它的可行與不可行。可行的部分，就要進一步探求為什麼要這麼做？它要解決什麼問題？在這條修行的道路上，如果你像探險一樣，充滿好奇，在你閱讀經律時，一面與現實生活映照，不斷地思惟、對話，便會發現戒律與修行之間所隱藏的奧妙。

多年研究戒律，使悟因對佛教與女性有不同於一般人的見解。中外學者經常以比丘尼必須遵守的所謂「八敬法」證明佛教對女性的歧視。近年最代表這個批判態度的，是昭慧公開提出廢除八敬法的號召。2001年3月31日，在慶祝印順九十六壽辰而舉辦的「人間佛教薪火相傳」學術研討會上，昭慧公布「廢除八敬法宣言」，並請四眾弟子八人上台撕下八敬法條文，並宣布「八敬法非佛說」，號召根據佛法平等的教義，不應再依循八敬法。她這一戲劇化的舉動，引起台灣媒體及社會人士注意，不過大多數的佛教界人士並沒有做出公開的抗議。1996年，悟因在印度為西方比丘尼講戒時，曾對八敬法表示她的看法：

從一方面看，八敬法看起來將比丘尼放置在比丘之下。但是從另一角度看，通過八敬法是佛陀將協助及支持比丘尼僧團的責任加在比丘的肩上。比丘不可以忽視比丘尼，他們有任務幫助比丘尼完成修行的目的。……依我看來，因為教團接受男女二眾僧團，情形自然變得比較複雜。基於此，佛陀制定八敬法確定比丘僧團領導教團的地位。我所認為的二部受戒是：比丘尼在比丘尼僧團受戒後，一定必須再受戒於比丘僧團，這是所謂「二部受戒」。

在古代婦女沒有受到教育，組織能力不強，她們缺少教育自己及服務社會的能力。其實比丘僧團也是新建立的，也還沒有很好的組織，現在又加入了一個比丘尼的新僧團，維持佛法的慧命變成一個挑戰。早期可能比丘真正感到組織比丘尼僧團及詳細教導比丘尼僧團的困難，因為這個原因，佛陀才說如果婦女出家，正法會減少五百年，他主要擔心的並不是女子的精神能力，而是怕如果兩個僧團的關係不健全，犧牲的將是佛法。……比丘尼負責自己僧團的組織、紀律、活動及各種事務，

雖然她們接受比丘僧團的指導，並從他們學習佛法和戒律。這兩部僧團應獨立運作。

我們應該明白我們的機會和潛能是什麼，但同時也應該了解自己的限制。在持戒方面，必須了解清淨與不清淨的區別；同樣地，我們也必須分辨佛法的基本教義和文化習慣及禁忌，把文化傳統誤認為波羅提木叉則會引致大問題。如果要對這些問題有正確的認識，我們必須不斷的研究和討論佛法。

悟因對西方比丘尼說的這一段話，很值得思索。西方人弘法，大多只注意義理；更多的西方人對禪坐有興趣，但很少會研究戒律。雖然如此，他們往往針對八敬法批評佛教的男女不平等，把比丘僧團視為父權主義的權力組織。其實，到底八敬法在印度或中國，真正完全實行了嗎？這個歷史問題並沒有人提出答案。



2007年，悟因參與德國漢堡第一屆佛教國際會議。在休息空檔，獨自思索著如何將二千多年前佛陀所制定的戒律，適宜的應用與轉化，使其更貼近於此時、此地、此人。



## 對西方尼僧重建的勉勵

從1996年到印度為西方尼僧講戒，悟因一直關心她們的修行，指導她們在現代的西方社會過持戒的生活。於是她用香光在現代的台灣社會如何持戒的例子，作為她們的借鏡；不過，她主張最徹底的辦法是重建藏傳比丘尼僧團的傳承。這跟佛陀最初建立二部僧團，及目前佛法在全球發展的現況是吻合的。悟因說：

隨著漢傳、南傳佛教在世界各國推展，及藏傳佛教對歐美國家宣揚佛法的大步進展，佛教，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宗教，無論藏傳、漢傳、南傳佛教的僧團成員，更應該讓佛法成為普世認同的文化價值，和人類心靈及倫理的重要標的之一。讓信仰純正，合於受戒條件的男性、女性，都有親身參與教團，實際踐行出家解脫道，成為教團比丘僧團、比丘尼僧團的機會。而不應自閉門戶，拒人才於千里之外。這是佛陀對世間的悲懷，更是今日所有佛弟子的責任。

悟因同情西方尼僧的處境，了解她們在持戒方面遭遇的一些困難，是她們的護法和導師。難怪她們多次以戒律的問題請教悟因，把她講義編成的書視為權威。悟因帶領香光尼僧團多年，已有比丘尼也能做宗教師的信念，她總是鼓勵她們一方面面對及克服女性在當前社會可能遭遇的問題，一方面建立積極入世弘法的決心：

佛說女眾有八十四態，這些業習是修行的障礙，當然要修改。有人講戒時便專講女眾的這些業習，例如好嫉妒，而我卻覺得嫉妒是眾生的煩惱，它是共通的問題，不是女眾獨有的。尤其當佛陀允許女眾可投入出家的行列時，我們更要釐清女宗教師出家的本意，及她們可做什麼貢獻。就個人來說，要建立生涯規劃，養成高潔的僧格，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就團體來說，要依僧事作法，建立清淨僧團，一步步去完成上求下化的理想。

悟因自己從小喜歡讀書，年輕時深深體會推廣佛法，必須加強僧眾的教育，及成人的佛教知識。所以，她開辦了尼眾佛學院和佛學研讀班。1985年又創辦《香光莊嚴》刊物，傳遞法音。接著在1995年，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出版發行《佛教圖書館館訊》。1996年，又發行香光尼眾佛學院的院刊《青松萌芽》。這些都是讓佛法透過教育、出版，而落實在人間，使社會人士都有機會親近佛法。

在慶祝《香光莊嚴》創刊二十週年的特刊上，悟因問自己當年為什麼創辦這份刊物？她回答說：「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

當年，常聽到法師們的父母說：「出家修行是件好事，但常常一出家就嘯聲嘯影，……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知道你們的所知、所行、所聞？是不是也引領著我們一起成長，一起走在人間？」這些聲音提醒了我——一群比丘尼，在僧團中認真地生活，……如果將之如實紀錄下來，雖然生澀，但一步一腳印，平常中別有滋味，……為什麼不與更多的人分享，讓更多的人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體會到佛法的利益。於是，才剛成立五年的香光尼眾佛學院全體師生，便開始積極地推動這份刊物的出現……。

誠然，正如悟因勉勵西方尼僧，在當代的社會，比丘尼可以以各種不同的文化、教育工作達到古德樹立下來的標準，而香光尼僧團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仍然適用於今日，仍然可以作為今日佛教僧侶的箴言，關鍵在於：「作」些什麼？——教書？下田？弘法？寫作？辦雜誌？翻譯？領眾？——在不忘回應時代脈動的前提下，一切都以三寶為歸，以佛法為主，以發菩提心為主，不是為討生活。「有衣食處無道心，有道心處有衣食。」古法先賢如是說！